紅樓夢/第08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八十八回　博庭歡寶玉贊孤兒　正家法賈珍鞭悍仆

卻說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譜，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，不是別人卻是鴛鴦的聲兒。彩屏出去，同著鴛鴦進來。那鴛鴦卻帶著一個小丫頭，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。惜春笑問道：“什麼事？”鴛鴦道：“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，是個暗九。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，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《金剛經》。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。但是俗說《金剛經》就象那道家的符殼，《心經》才算是符膽。故此《金剛經》內必要插著《心經》，更有功德。老太太因《心經》是更要緊的，觀自在又是女菩薩，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，如此又虔誠，又洁淨。咱們家中除了二奶奶，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，二宗他也寫不上來，其餘會寫字的，不論寫得多少，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，本家里頭自不用說。”惜春聽了，點頭道：“別的我做不來，若要寫經，我最信心的。你擱下喝茶罷。”鴛鴦才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，同惜春坐下。彩屏倒了一鍾茶來。惜春笑問道：“你寫不寫？”鴛鴦道：“姑娘又說笑話了。那幾年還好，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么。”惜春道：“這卻是有功德的。”鴛鴦道：“我也有一件事：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，自己念上米佛，已經念了三年多了。我把這個米收好，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，我將他襯在里頭供佛施食，也是我一點誠心。”惜春道：“這樣說來，老太太做了觀音，你就是龍女了。”鴛鴦道：“那里跟得上這個分兒。卻是除了老太太，別的也服侍不來，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。”說著要走，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，拿出來道：“這素紙一扎是寫《心經》的。”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：“這是叫寫經時點著寫的。”惜春都應了。

鴛鴦遂辭了出來，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，回了一遍。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，鴛鴦旁邊瞧著。李紈的骰子好，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。鴛鴦抿著嘴兒笑。忽見寶玉進來，手中提了兩個細蔑絲的小籠子，籠內有幾個蟈蟈兒，說道：“我聽說老太太夜里睡不著，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別瞅著你老子不在家，你

只管淘氣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沒有淘氣。”賈母道：“你沒淘氣，不在學房里念書，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。”寶玉道：“不是我自己弄的。今兒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，環兒對不來，我悄悄的告訴了他。他說了，師父喜歡，夸了他兩句。他感激我的情，買了來孝敬我的。我才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。”賈母道：“他沒有天天念書么，為什麼對不上來？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，看他臊不臊。你也夠受了，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，一叫做詩做詞，唬的倒象個小鬼兒似的，這會子又說嘴了。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，求人替做了，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。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，也不害臊，赶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。”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。賈母又問道：“蘭小子呢，做上來了沒有？這該環兒替他了，他又比他小了。是不是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他倒沒有，卻是自己對的。”賈母道：“我不信，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。如今你還了得，‘羊群里跑出駱駝來了，就只你大。’你又會做文章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實在是他作的。師父還夸他明兒一定有出息呢。老太太不信，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，老太太就知道了。”賈母道：“果然這麼著我才喜歡。我不過怕你撒謊。既是他做的，這孩子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。”因看著李紈，又想起賈珠來，”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，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，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。”說到這里，不禁流下淚來。李紈聽了這話，卻也動心，只是賈母已經傷心，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：“這是老祖宗的餘德，我們托著老祖宗的福罷咧。只要他應得了老祖宗的話，就是我們的造化了。老祖宗看著也喜歡，怎麼倒傷起心來呢。”因又回頭向寶玉道：“寶叔叔明兒別這麼夸他，他多大孩子，知道什麼。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，他那里懂得，一來二去，眼大心肥，那里還能夠有長進呢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嫂子這也說的是。就只他還太小呢，也別逼梏緊了他。小孩子膽兒小，一時逼急了，弄出點子毛病來，書倒念不成，把你的工夫都白糟踏了。”賈母說到這里，李紈卻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淚來，連忙擦了。

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。賈蘭又見過他母親，然後過來在賈母旁邊侍立。賈母道：“我剛才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，師父夸你來著。”賈蘭也不言語，只管抿著嘴兒笑。鴛鴦過來說道：“請示老太太，晚飯伺候下了。”賈母道：“請你姨太太去罷。”琥珀接著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。這里寶玉賈環退出。素云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。李紈尚等著伺候賈母的晚飯，賈蘭便跟著他母親站著。賈母道：“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。”李紈答應了。一時擺上飯來，丫鬟回來稟道：“太太叫回老太太，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，不能過來回老太太，今日飯後家去了。”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旁邊坐下，大家吃飯，不必細述。

卻說賈母剛吃完了飯，盥漱了，歪在床上說閒話兒。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，琥珀

過來回賈母道：“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們告訴他，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，叫他歇著去罷。我知道了。”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，老婆子才告訴賈珍。賈珍然後退出。到了次日，賈珍過來料理諸事。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，又一個小廝回道：“庄頭送果子來了。”賈珍道：“單子呢？”那小廝連忙呈上。賈珍看時，上面寫著不過是時鮮果品，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。賈珍看完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。門上的回道：“是周瑞。”便叫周瑞：“照帳點清，送往里頭交代。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，留著好對。”又叫”告訴廚房，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果子的來人，照常賞飯給錢。”周瑞答應了。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里去，又把庄上的帳同果子交代明白。出去了一回兒，又進來回賈珍道：“才剛來的果子，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？”賈珍道：“我那里有工夫點這個呢。給了你帳，你照帳點就是了。”周瑞道：“小的曾點過，也沒有少，也不能多出來。大爺既留下底子，再叫送果子來的人問問，他這帳是真的假的。”賈珍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，不過是幾個果子罷咧，有什麼要緊。我又沒有疑你。”說著，只見鮑二走來，磕了一個頭，說道：“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。”賈珍道：“你們這又是怎麼著？”鮑二道：“奴才在這里又說不上話來。”賈珍道：“誰叫你說話。”鮑二道：“何苦來，在這里作眼睛珠兒。”周瑞接口道：“奴才在這里經管地租庄子，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，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，何況這些零星東西。若照鮑二說起來，爺們家里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。”賈珍想道：“必是鮑二在這里拌嘴，不如叫他出去。”因向鮑二說道：“快滾罷。”又告訴周瑞說：“你也不用說了，你幹你的事罷。”二人各自散了。

賈珍正在廂房里歇著，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。叫人去查問，回來說道：“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。”賈珍道：“周瑞的乾兒子是誰？”門上的回道：“他叫何三，本來是個沒味兒的，天天在家里喝酒鬧事，常來門上坐著。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，他就插在里頭。”賈珍道：“這卻可惡。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！周瑞呢？”門上的回道：“打架時他先走了。”賈珍道：“給我拿了來！這還了得了！”眾人答應了。正嚷著，賈璉也回來了，賈珍便告訴了一遍。賈璉道：“這還了得！”又添了人去拿周瑞。周瑞知道躲不過，也找到了。賈珍便叫都捆上。賈璉便向周瑞道：“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，大爺說開了，很是了。為什麼外頭又打架！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，又弄個野雜种什麼何三來鬧，你不壓伏壓伏他們，倒竟走了。”就把周瑞踢了幾腳。賈珍道：“單打周瑞不中用。”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，攆了出去，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。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許多議論來：也有說賈珍護短的，也有說不會調停的，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，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丑事來，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爺叫了來的嗎，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，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。人多嘴雜，紛紛不一。

卻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，家人中盡有發財的。那賈芸聽見了，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，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，講了成數，便買了些時新繡貨，要走鳳姐兒門子。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丫頭們說：“大爺二爺都生了氣，在外頭打人呢。”鳳姐聽了，不知何故，正要叫人去問問，只見賈璉已進來了，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。鳳姐道：“事情雖不要緊，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。此刻還算咱們家里正旺的時候兒，他們就敢打架。以後小輩兒們當了家，他們越發難制伏了。前年我在東府里，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，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，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湯子的混罵。他雖是有過功的人，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，也要存點兒体統才好。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，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。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，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？”賈璉聽了這話刺心，便覺訕訕的，拿話來支開，借有事，說著就走了。

小紅進來回道：“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。”鳳姐一想，”他又來做什麼？”便道：“叫他進來罷。”小紅出來，瞅著賈芸微微一笑。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：“姑娘替我回了沒有？”小紅紅了臉，說道：“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。”賈芸道：“何曾有多少事能到里頭來勞動姑娘呢。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里，我才和姑娘——”小紅怕人撞見，不等說完，赶忙問道：“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，二爺見了沒有？”那賈芸聽了這句話，喜的心花俱開，才要說話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從里面出來，賈芸連忙同著小紅往里走。兩個人一左一右，相離不遠，賈芸悄悄的道：“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，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。”小紅聽了，把臉飛紅，瞅了賈芸一眼，也不答言。同他到了鳳姐門口，自己先進去回了，然後出來，掀起帘子點手兒，口中卻故意說道：“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。”

賈芸笑了一笑，跟著他走進房來，見了鳳姐兒，請了安，并說：“母親叫問好。”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。鳳姐道：“你來有什麼事？”賈芸道：“侄兒從前承嬸娘疼愛，心上時刻想著，總過意不去。欲要孝敬嬸娘，又怕嬸娘多想。如今重陽時候，略備了一點兒東西。嬸娘這里那一件沒有，不過是侄兒一點孝心。只怕嬸娘不肯賞臉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有話坐下說。”賈芸才側身坐了，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旁邊桌上。鳳姐又道：“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，何苦又去花錢。我又不等著使。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，你倒是實說。”賈芸道：“并沒有別的想頭兒，不過感念嬸娘的恩惠，過意不去罷咧。”說著微微的笑了。鳳姐道：“不是這麼說。你手里窄，我很知道，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。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，須先和我說明白了。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，我倒不收。”賈芸沒法兒，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：“并不是有什麼妄想。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

陵工，侄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，极妥當的，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。辦得一兩种，侄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。若是家里用得著，侄兒也能給嬸娘出力。”鳳姐道：“若是別的我卻可以作主。至于衙門里的事，上頭呢，都是堂官司員定的，底下呢，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。別人只怕插不上手。連自己的家人，也不過跟著老爺伏侍伏侍。就是你二叔去，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里的事，他也并不能攙越公事。論家事，這里是踩一頭兒橇一頭兒的，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，你的年紀兒又輕，輩數兒又小，那里纏的清這些人呢。況且衙門里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，不過吃飯瞎跑。你在家里什麼事作不得，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。我這是實在話，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。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，把東西快拿回去，是那里弄來的，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。”正說著，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。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，手里拿著好些頑意兒，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。賈芸一見，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赶著說道：“這就是大妹妹么？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？”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。賈芸連忙退下。鳳姐道：“乖乖不怕。”連忙將巧姐攬在怀里道：“這是你芸大哥哥，怎麼認起生來了。”賈芸道：“妹妹生得好相貌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。”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，又哭起來，疊連幾次。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，便起身告辭要走。鳳姐道：“你把東西帶了去罷。”賈芸道：“這一點子嬸娘還不賞臉？”鳳姐道：“你不帶去，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。芸哥兒，你不要這麼樣，你又不是外人，我這里有机會，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，沒有事也沒法兒，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。”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，只得紅著臉道：“既這麼著，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嬸娘罷。”鳳姐兒便叫小紅拿了東西，跟著賈芸送出來。

賈芸走著，一面心中想道：“人說二奶奶利害，果然利害。一點兒都不漏縫，真正斬釘截鐵，怪不得沒有後世。這巧姐兒更怪，見了我好象前世的冤家似的。真正晦氣，白鬧了這麼一天。”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，也不高興，拿著東西跟出來。賈芸接過來，打開包兒揀了兩件，悄悄的遞給小紅。小紅不接，嘴里說道：“二爺別這麼著，看奶奶知道了，大家倒不好看。”賈芸道：“你好生收著罷，怕什麼，那里就知道了呢。你若不要，就是瞧不起我了。”小紅微微一笑，才接過來，說道：“誰要你這些東西，算什麼呢。”說了這句話，把臉又飛紅了。賈芸也笑道：“我也不是為東西，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。”說著話兒，兩個已走到二門口。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怀內。小紅催著賈芸道：“你先去罷，有什麼事情，只管來找我。我今日在這院里了，又不隔手。”賈芸點點頭兒，說道：“二奶奶太利害，我可惜不能長來。剛才我說的話，你橫豎心里明白，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。”小紅滿臉羞紅，說道：“你去罷，明兒也長來走走。誰叫你和他生疏呢。”賈芸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賈芸說著出了院門。這里小紅站在門口，怔怔的看他去遠了，才回來了。

卻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，因又問道：“你們熬了粥了沒有？”丫鬟們連忙去問，回來回道：“預備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。”秋桐答應了，叫丫頭們伺候。平兒走來笑道：“我倒忘了，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，水月庵的師父打發人來，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，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，說是身上不受用。我問那道婆來著：‘師父怎麼不受用？’他說：‘四五天了，前兒夜里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里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，他說了幾次不聽。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著呢，他便叫他們吹燈，個個都睡著了，沒有人答應，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。回到炕上，只見有兩個人，一男一女，坐在炕上。他赶著問是誰，那里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，他便叫起人來。眾人聽見，點上燈火一齊赶來，已經躺在地下，滿口吐白沫子，幸虧救醒了。此時還不能吃東西，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。’我因奶奶不在房中，不便給他。我說：‘奶奶此時沒有空兒，在上頭呢，回來告訴。’便打發他回去了。才剛聽見說起南菜，方想起來了，不然就忘了。”鳳姐聽了，呆了一呆，說道：“南菜不是還有呢，叫人送些去就是了。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。”又見小紅進來回道：“才剛二爺差人來，說是今晚城外有事，不能回來，先通知一聲。”鳳姐道：“是了。”

說著，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著直跑到院子里來，外面平兒接著，還有幾個丫頭們，咕咕唧唧的說話。鳳姐道：“你們說什麼呢？”平兒道：“小丫頭子有些膽怯，說鬼話。”鳳姐叫那一個小丫頭進來，問道：“什麼鬼話？”那丫頭道：“我才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，只聽得三間空屋子里嘩喇嘩喇的響，我還道是貓兒耗子，又聽得嗳的一聲，象個人出氣兒的似的。我害怕，就跑回來了。”鳳姐罵道：“胡說！我這里斷不興說神說鬼，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。快滾出去罷。”那小丫頭出去了。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帳對過一遍，時已將近二更。大家又歇了一回，略說些閒話，遂叫各人安歇去罷。鳳姐也睡下了。將近三更，鳳姐似睡不睡，覺得身上寒毛一乍，自己驚醒了，越躺著越發起滲來，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。二人也不解何意。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，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，鳳姐又籠絡他，如今倒也安靜，只是心里比平兒差多了，外面情兒。今見鳳姐不受用，只得端上茶來。鳳姐喝了一口，道：“難為你，睡去罷，只留平兒在這里就夠了。”秋桐卻要獻勤兒，因說道：“奶奶睡不著，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。”鳳姐一面說，一面睡著了。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，只聽得遠遠的雞叫了，二人方都穿著衣服略躺了一躺，就天亮了，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。鳳姐因夜中之事，心神恍惚不宁，只是一味要強，仍然扎掙起來。正坐著納悶，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里問道：“平姑娘在屋里么？”平兒答應了一聲，那小丫頭掀起帘子

進來，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，說：“ 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。老爺才出了門，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。 ”鳳姐聽見唬了一跳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